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徐莊

梁谿集卷一百十八　　　宋　李綱　撰

書十一

與秦相公第七書別副六月十七日南豐發

其師行已次南豐欲取便道如贛上以趨廣東忽得金字牌降下指揮令取徑路赴長沙新任大暑中得免瘴鄉之行早到本路措置防秋莫大之幸然荆湖南路盜賊如劉忠李宏楊華雷進之流大者十餘小者未易悉數孟韓二帥以重兵來臨久駐廬陵皆未曾料理獨曹成一項為岳飛所破餘黨有就降意將欲了當其餘皆自若也今二帥遽有班師之期而岳飛亦有屯駐九江指揮是朝廷所以踰年命將遣兵經營湖外者一旦盡

去深慮羣盜乘間猖獗不可復支輒具奏乞留岳飛且於長沙駐劄收拾後段奏疏論之頗詳利害甚明伏望鈞慈深留思慮特為敷奏俯從所請不勝幸甚

比者使臣自行在還伏蒙頒降到勅劄畫一等種種仰煩朝廷應副不勝悚懼第所乞五項人兵惟得辛企宗閤臯兩項又有除隨逐孟韓二帥外只據見管人數差撥指揮近據辛企宗申閤臯下人兵盡數已為韓帥分撥隸諸軍下企宗人兵止是時蹔差那前去不曾分撥

令企宗見隨逐二帥前去湖南欲乞更不勾抽閤皐下人兵外其企宗下時甃差出人兵乞盡數撥還庶幾稍成軍伍兼韓京吳錫吳全三項人兵已蒙撥付本司令又改與岳飛殊失指準雖蒙撥到杜湛一項已係見在湖北路軍馬合聽節制指準防秋之數輒具奏陳伏望鈞慈矜念荆湖最係重地分布控扼全藉重兵目今盜賊衆多措置招捕非兵不可特依所乞將逐項人兵依舊撥還干冒惶恐之至

其昨蒙朝廷降到畫一指揮許依吕相舊例差兵二萬人依稟踏逐蓋為一路防秋措置盜賊之計非欲盡令隨逐為廣東之行也其後曹成侵犯連賀得旨令前去捍冦保護本路則非得重兵不可故累具申奏及以尺牘干凟鈞聽今所降指揮既與前日俟孟韓二帥措置盜賊平定日之任不同而防秋之期已迫所得辛企宗張忠彦等兵又各不多其間冗濫尤須揀汰則是二萬之數所缺甚衆除乞撥還韓京吴錫吴全外竊見楊惟

忠下有兵八九千人胡友毛佐兩項軍馬約三千餘人見在袁虔州駐劄惟忠既已物故未有撥隷去處伏望鈞慈撥此兩項充二萬之數俟諸頭項齊集續具少剩申陳庶幾有可指準不勝幸甚喋喋干凂惶懼無地

某昨蒙朝廷令由二廣之任所以不敢憚遠者亦欲身到兩路那移財賦為經理闕行雖遣屬官終非親臨之比加以道路遼遠文移動費時月倉卒豈能應用此正所謂遠水不足以救近焚也所以前奏

乞就江西鄂郡應副錢糧正恐目前缺乏預為之計今蒙朝廷許令福建等路宣撫司俟班師日量留用度外其餘錢糧之類盡撥付本司須俟見所撥到之數已未足用續具申陳孟叅政頗靳於財深恐占悋有悮支準欲乞以本司所奏行下更賜指揮施行不勝幸甚

某所奏乞權留岳飛於長沙駐劄了當荊湖羣盜一事夙夜思慮策無出於此者更望相公與叅政樞密二公取其申奏所陳事理熟復慮之如蒙特賜採納曲垂矜

從其猶可以待罪閫外庶幾尺寸之效以報上恩不然名將重兵盡去而以十數頭項劇寇付一書生使以未嘗拊循烏合之兵以抗豺虎其敗事必矣願先以疲懦竄謫無令虛負誤國之罪他時無以自明不勝幸甚具見自南豐由徑路趨贛上聽候指揮伏乞矜察情迫辭切恃炤知之有素也惶恐惶恐

與秦相公第八書別副

某近次南豐欲取便道以如廣東忽被指揮徑赴長沙

新任遂改途由此以福建等路宣撫司見往荆湖兩司
同處一路事體相妨又有旨催促孟韓疾速措置湖南
事宜交割訖發赴行在韓世忠兵屯建康岳飛兵屯九
江與朝廷前此經畫之意荆湖目今事宜全然不同具
奏疏論列未奉回降今又被受密院劄子有令韓世忠
一面遣發軍馬往建康之文益以惶惑雖竊意朝廷有
江北警急之報預為隄備不得已而如此然亦須斟量
事勢使先後遲速可觀不為姦雄之所窺測乃為得體

令號令忽遽首尾衡决遣師命將不責成功追之使還不虞後患其未見其可也孟韓二帥自福建討捕范汝為之後移師江湖踰半年矣值此時暑未曾進兵羣盜猖獗如故劉忠聚舟船以屯君山李宏殺馬友以據長沙曹成雖為岳飛所破分為十數頭項勢益散漫毒流於全邵道永武岡之間初未宣司招撫其餘楊華雷進楊幺郎鍾相殘黨之流據巢穴出没作過自若也夫以二帥提重兵來臨之久所費不貲曾未能破一屯撫定

一黨籍手以報而遽已召還自歷年之所經營者一旦盡廢何以震讋羣寇使之畏威敉寧遐方慰生靈之望哉二帥之還勢固不可止謂宜存留威望已著之將紀律素明之兵彈壓招捕收拾後段使不至甚狼狽猶未為失策今併與岳飛一軍徙屯他路則其區區愚見不知所以善後矣已具奏乞留飛且於本路駐劄措置盜賊將來淞江有警自可順流應援一舉而兩得未奉俞音今再因金字牌遞角附奏論之頗詳心之精微盡於

此矣伏望相公特為敷奏必從所請非獨荆湖兩路之
幸也某憂患之餘不當復為世用徒以上恩未報荷相
公推挽之力黽勉就職用忘疾憊今兹陳請所係甚大
儻蒙矜允雖力小任重已不自量猶可竭盡淺短待罪
閫外庶幾尺寸之效不然便當乞骸骨以歸山林雖竄
責所不敢辭誠恐有誤國事其敢為身計哉辱眷怊之
厚輒敢盡布其腹心伏幸鑒念
某嘗謂賈生有言守禦扞牧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其所

以死者豈徒然哉必告所以守禦扞牧之計於上言聽計從事不成則以死繼之告而不從有去而已今人不然初既輕受當告不以告告而不從又不能去敵至則為遯計此近世之大弊也國家不日引不月長而疆埸日蹙坐此之故某前幅所陳願相公勿以為過第以朝廷所以遣孟韓二帥者軍馬如何財用如何事體如何較之本司灼然可見今一旦委去而以數十萬盜賊付之本司使以數千烏合之兵當之安能有濟正當以實

告于朝廷之時竊望鈞慈特賜矜察悉如所請莫大之幸

昨得報潭州積糧數萬碩錢萬貫意謂可以就用近聞馬友為李宏所殺盡以錢糧裝船艤岸城内公私刼掠一空其餘州郡皆以屯兵及為曹成下散漫卒伍蹂踐類皆匱乏之将來到本路目下便缺支遣雖遣屬官往二廣刬刷卒未能就手其勢非得江西州郡逐急應副决見狼狽已具奏乞依孟韓得取撥鄰路錢物指揮庶幾

可濟伏望鈞慈詳酌施行馬友者於羣盜頗有知順逆之意遂為李宏所圖長沙遭此又難料理未知孟韓既到何以處之時間雖當牢籠將來須當辨直若以言語及慘酷為罪自有朝廷及宣撫司在何至擅誅也此理曉然更望鈞慮處置當則姦雄自服所以消患於冥冥者多矣借易死罪舍弟三人仲不事事常慕馬少游之為人如綦者正其所憫笑也叔方委以家事季往浙東親迎皆不果來故虛合辟親屬差遣蒙詢問故詳及之

如蒙公朝使其有祁奚之舉此三人者皆國士也伏恐

鈞悉

與秦相公第九書别副

昨日因金字牌遞角回於申省狀皮筒内嘗附手詢必已徹鈞聽恐道路或有阻節再令小兒書寫拜呈書中所懇存留岳飛一事辭情激切非敢有所要也誠恐孟韓班師之後羣冠蟻結蜂屯收拾不了無以副上委任之意且為相公推挽之辱故敢力布悃愊使荆湖南路

盜賊悉已平定王師凱旋猶當留重兵鎮壓剗十餘頭

項劇冦未嘗招捕得一項了當二帥握兵在近李宏已

敢殺馬友以掠長沙如劉忠曹成之徒決未可以理義

說非藉飛威名已著與之協力措置後段定須狼狽此

繫朝廷利害非特某及本路而已竊望相公詳觀事之

本末而熟慮之機會間不容髮正謂此爾惶恐惶恐

某前奏乞令韓侯分兵屯九江而輟岳飛駐師湖外深

懼僭易冒昧有陳近得韓侯報其意亦以建康為非便

願宣力於江西以素與彭城不相能恐緩急不相應援及都督府安撫大使之兵萃於彼艱於粮食之故頗與區區愚見相合彭城屯鎮江都督屯建康皆重兵也如韓侯屯九江岳飛屯長沙控扼上流之地似為得策又荆湖因得飛兵措置羣盜以絶後患緩急泝江有警使上下連接勢力頗均更望相公有以處之此朝廷大事茍有所見不敢不以告幸冀矜察

某昨具奏乞於江西諸郡支撥錢米應副蒙朝廷劄下畫一內許截撥荆湖廣南錢米都數及許令福建路宣

撫司班師日將餘剩錢米等撥付本司指揮又蒙誨諭不勝感戢荊湖錢米匱乏甚矣得漕司申目今應副宣司及岳飛大兵批請皆是於民間科須又長沙新有李宏之變公私刼掠一空更無分支顆粒可以指準廣南雖遣屬官前去劄刷道里遼遠水路不通非半年間措置未能就手纔到本路目前便見缺乏宣司餘剩之數亦難全仰已再具奏乞於江西漕司及筠袁虔吉等且應副米五萬碩錢十萬貫以濟目前之缺及乞依孟參

所得截撥鄰路錢米指揮不如此雖許應副亦未必得
觀劉洪道得米萬五千碩至煩朝廷差官監督則可知
臨時鈌乏旋行申請則無及矣惶恐惶恐有自湖南來
者聞孟韓至潭州已差李宏充副總管與元係馬友下
兩項人兵只令自行揀擇放散餘悉依舊存留雖傳言
未必可信然恐决有此理既得催督班師召赴行在指
揮忽忽措置不顧貽患於後自宜如此如偏裨殺一副
總管以言語微罪加之便得副總管深恐此風不可長

而姦雄有以窺伺願相公留鈞意於此一事如聞馬友者頗知逆順之勢有意自新不復為非其徒不樂如此嘗以語言動之友不從故李宏得以乘間與其徒相結而戕友不然其謀亦豈遽能成哉如蒙朝廷許留岳飛軍馬尚可彈壓及隨宜措置不然未論其他存留徒黨之衆何以贍給變故卒未定也幸望鈞察

伏蒙垂諭以向子諲代林遹帥廣子諲作帥雖未可責備然賢於遹遠矣廣西更望留念擇人今帥府號為東

南全盛者獨桂廣及福唐耳方全盛時輕於畀付及殘壞後方欲料理其難易豈止百倍哉程昌㝢蒙朝廷許令再任昌㝢在鼎州毁譽之者相半想不無過舉然兩年間傾側擾攘能破劇賊而保一州人情安之因任誠為得策但其人申請有難應副者其俟到任當鐫諭之蒙誨滎陽乃江西所薦此固其一流人方建炎初行遣受偽命者江西不在吳莫之下今朝廷頗是前日行遣分判白黑獨江西尚在大帥之列議者謂相公以鄉里

之故頗優容之殆不然正恐不詳知建炎初事耳

伏蒙朝廷應副辛企宗及郝晸軍馬仰荷垂念杜湛下八千人初無此數近又有指揮依舊聽程昌禹使喚兼鼎州最係要害去處恐難以全行勾抽張中彦四千人最無紀律烏合冗濫見不知存在去處此兩項占萬二千人竊望朝廷豁除勿充二萬之數别聽差撥使喚所乞韓京吴錫吴全三項人兵不惟已蒙撥付本司兼據吕祉申韓京人兵隨逐岳飛至道賀間飛利其甲馬皆

擇精壯者分隷將下而聽其自便此近年諸將習成之態也京緣此悒悒抱病以餘卒數百人留荼陵不復在飛部下吳錫人兵亦多散去者吳全則原係水軍正可施於重湖若依舊撥還本司非特藉其兵力亦可以全此三將仍得盡數撥還指揮為幸其餘踏逐胡友毛佐下三千人更在裁酌施行

鄒柄者志完侍郎之子學問節操才識皆過人靖康間淵聖特命以官其嘗置幕下其後造謗者亦波及之

建炎初除衢倅復以言者報罷坐廢六年旅食異方艱
窶甚矣近因畫一再行辟置而柄以書力辭陳義高而
慮患深不欲彊之已從其志瓌奇之寶棄擲道傍誠為
可惜伏望相公特與收拾置陶鑄間必有可觀不然且
與舊物使有餬口之資以免饑餓亦足矣幸冀照察顧
彦成劄子整會奏薦恩澤謹納呈併望垂念惶恐惶恐
靖康初折彦質隨种師道至京師議論頗可採自師道
軍中叅謀官除軍器監既而除龍圖閣待制充樞密院

都承旨彦質薦解潛為河東制置使以代姚古彦質亦以本官奉使河東為御前幹當公事與潛同治兵於隆德府夏末秋初某宣撫河北河東辟彦質充參謀官彦質只留隆德不曾到軍中供職其後七月末間諸將得進兵多爽獨解潛彦質以兵萬人與賊遇於南北關累戰而潰有旨彦質潛皆時勒停某具奏乞且存留收拾潰兵以俟再舉有旨潛白衣領職彦質召赴闕議事過懷州留軍中者累日某與論節制不專之弊是時劉韐

以宣撫副使治兵於遼州折可求以都統制張灝以都轉運使治兵於汾州潛彥質在隆德各直達奏事承受御前文字得旨各不同而自為進退既約出兵兩路不進而潛獨進故及於潰其以謂諸道之兵方集必欲再舉非盡罷諸處節制而一聽於宣撫司决難成功彥質亦以為然云俟見淵聖當面奏其詳既至京師適徐吴以紛爭罷相而唐恪當國議論皆變彥質亦盡變其前日之說以合恪其以徐吴既罷內無助者上疏力丐罷

去遂有赴闕議事指揮除彦質宣撫判官交割職事時八月末也其後金人再入彦質委懐州自河陽渡河徑走陵西以入蜀故建炎初有海外之責

與秦相公第十書别幅

荆湖之盗蜂屯蟻結王旅來臨正如以杖撩之散漫螫毒正當徐徐收拾掃除令盡以絶後艱今二大帥班師之遽措置諸事不免草草决須遺患將來非得名將重兵存留鎮壓何以善後所乞岳飛於本路駐劄及撥還

韓京吳錫吳全等軍屈指計日以俟報乃寂然不聞俞
音豈朝廷多事不暇卹此將思慮顛錯謀畫弗臧言輕
不足以取信而然耶竊自循省慙汗愧縮若無所容便
欲自劾待罪又恐近乎激訐失大臣體正易所謂羝羊
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者夙夜震怍靡遑寧處伏望相公
矜察檢會累奏事理特賜詳酌施行不勝幸甚
杜湛軍馬本自蔡州隨程昌禹來今昌禹既蒙朝廷許
令再任杜湛決難勾抽兼鼎州實係要害之地與長沙

為屏蔽兵豈可摘張中彦者聞見在番禺韓世忠岳飛皆嘗呼之不來本司屢檄令前來公參至今無一字之報勢已反側恐難以寸紙號令矣前奏已乞豁除此兩項別聽朝廷差使見今所得兵惟任仕安辛企宗郝晸共約七千餘人企宗下見撥在宣撫司及郝晸軍馬孟韓尚占恡未遣戛戛乎其難如此乃知秦應副王翦六十萬使伐荆為不易也竊望相公委曲應副如元降指揮之數使其可以勉收尺寸之效仰報上恩不為推挽

者葢莫大之幸韓京申狀吳錫𧓅書納上更望察其情而

審處之惶恐惶恐

得湖南漕司報福建等路宣撫司軍馬屯泊本路已認

定月費錢三十萬貫米五萬碩州縣殘破之後罄竭剗

刷尚未足備而長沙近遭李宏之變公私錢糧刼掠一

空所般載舟船雖盡為官兵拘截然其閒所有必無再

入官帑之理是長沙表裏皆悉罄匱其將來到任贍眷

軍馬措置事宜全然未有分文顆粒可以指準累具奏

乞朝廷於江西路支撥米五萬碩錢十萬貫應副目前急缺伏望鈞慈體察非得此決致誤事特降指揮專委江西漕韓球應副不勝幸甚

二廣聞以曹成侵犯調發之故一丁至有出七八千者民不聊生觀此豈復更有羸餘雖已遣官剗刷正恐如割肉鷺股而遠水不足以救近焚也劉洪道猶蒙朝廷應副如其哀祈如此相公其忍不置念乎

某建炎初嘗以十議陳說又嘗取漢高光唐太宗行事

編年撮其要節目爲漢唐三帝紀要録作序冠篇首以
進并議廵幸劄子皆恐相公不曾見輒敢録致几格如
蒙機政之暇略賜觀覽以見當時議論大槩不勝幸甚
聞福建等路宣撫司差屬官趙康直管押銀十萬兩以
羡餘獻今月十四日已離吉州朝廷既有指揮令候班
師日量度用度其餘盡數撥付本司則羡餘自不當獻
伏望相公特垂鈞念候到特賜指揮以信號令天下之
幸非獨本司及荊湖南路之幸也偕易偕易

妻弟張壽嘗家陶鎔記注之選非相公以人材為意汲引寒畯何以得此第深感服顧彥成整會恩澤劄子前書忘記今謹納上幸望垂念

與秦相公第十一書别幅吉州

某累具奏乞存留岳飛一軍駐劄本路招捕餘寇良愧冒昧昨日金字牌降到密院劄子得旨如所請仰荷朝廷應副豈勝感幸如飛年齒方壯治軍嚴肅能立奇功近來之所少得然正當且使在人下有以調御服習之

使知禮義名節異時決為中興名將若使使當一面驕心易生適所以壞之近以權安撫之故亦頗有過舉呂憲書中能道其詳俟續納呈今既存留本路自合聽其節制更得朝廷明降指揮庶幾易為驅策幸望鈞察

本司蒙朝廷應副到兵任仕安辛企宗郝晸三項通約計八千人尚缺萬二千人蒙指揮令勾抽杜湛張中彥下兵以足其數契勘程昌禹下杜湛彭筠兩項計八千人今昌禹再任鼎澧見有盜賊係要害控扼去處别無

人兵杜湛等軍馬決難以勾抽差撥張中彥見在廣州孟韓岳飛皆追之不來本司文移亦不報應桀驁如此急之恐必生變已委向帥令措置經營之𦍒其下皆烏合泛濫不中使喚乞朝廷豁除此兩項之數幸甚韓京吳錫吳全已蒙撥隸本司近降指揮令隨岳飛屯駐九江令飛既留本路此三項兵卻合歸還已劄逐人照會及具奏申明幸望垂念

某所以累具申奏乞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兵者非敢

固有執占實皆有說此三項兵將久駐湖外頗能立功如韓京之破胡元奭吳錫之破李冬至皆為一方之人之所信服吳全本係水軍本路重湖奧深盜賊多藏泊其間出沒作過如楊么之徒是也所以曠誅積稔者正以無水軍之故此三人者各因其材而用之必有可觀又緣岳飛彊分韓京之兵利其甲馬多不安之所分之兵皆已潰去如撥還本司貼見在數成萬餘人訓練拊循庶幾可以鎮壓一方兼岳飛一軍存留本路其他亦

未敢別有陳請幸望鈞察飛元將萬二千人今又得曹成潰兵萬餘数目已多將兵猶將將各有分限多多益辦者唯韓信為能今將兵過其量者多矣恐朝廷不可不裁處也

適得湖南報韓帥已破劉忠砦柵忠已逃去又一未了當曹成也朝廷指揮既峻二帥必便班師本路公私蕭然一空今又添屯岳飛軍馬錢糧全未有可指準所乞於江西鄰路應副錢十萬貫米五萬碩葢欲接濟目下

闕乏不兩必致誤事敢望矜念非不知朝廷多事勢不得已惶恐惶恐

累蒙垂諭孟韓班師日所餘盡以付本司仰荷留念然私竊計之恐決無需丐後人之理令詢問得見有銀十五萬兩在吉州委官椿管收糴及有虔撫州刷到錢米亦在吉州已具狀申樞密院乞降指揮盡數截付本司敢望速賜施行不勝幸甚事出急迫殊可憫笑也

與秦相公第十二書别幅

其今月十一日已次荆湖界首交割本路安撫使職事一行軍馬幸無他虞皆岀麻庇第以沿路疾病之故及州縣應副夫力多累日而後集師行不無稽滯豈勝惶懼入境之初詢問民瘼耆老皆云累年以來既為盜賊之所蹂踐又為科需之所騷擾州縣官吏類皆權攝假借盜威侵漁百端以故良民多未復業田疇亦皆荒廢今朝廷遣兵破賊願少休息以就生理聞之怛然傷心昔人以兵火之餘比之瘡痍者正欲勿擾則凋瘵之民

將自安耳此事非通才實德愛民體國者未易能辨如
其叨冒深懼終無以副委任之意夙夜震恐不遑寧處
更望有以教督之不勝幸甚
伏蒙朝廷特輟岳飛一軍於本路屯駐且令專聽其節
制仰荷鈞念與荆湖之民同受大賜今馬友李宏雖殺
捕而黨與數萬猶散漫於江湖間曹成劉忠雖破潰而
酋首擁衆侵犯州縣猶自若其餘楊么楊華雷進鍾相
殘黨作過如故近復攻陷澧州深慮岳飛終不能久留

本路具所得兵纔七千餘人除輜重人從孱弱疾患之外可出戰之兵不過數千人杜湛人兵程昌寓果力爭以為不可勾抽理勢宜然將來未定羣盜欲討捕則闕兵將欲招納則乏錢糧何以使之鎮服一方收拾後段以副朝廷所以責任之意所乞韓京吳錫吳全等軍及於江西支撥錢糧應副急闕奏疏及尺牘中論之已詳敢望少留鈞念不勝幸甚岳兵已衆不及此時撥還韓京等軍他時别有差使又欲將帶以行則申陳無及矣

惶恐惶恐

不審比報比復何如士夫見召韓侯之遽人情頗擾第恐彼聞都督之建不能無疑故亦以虛聲應我未必真敢深入然彼以其虛我所以待之者可不以其實哉區區愚慮以謂朝廷所得探報皆當密付逐路帥臣使為之備且降指揮令賊入某路則某路為之應援陝西五路所以能抗夏人者正以此策而中國比年為夷狄盜賊之所破壞正以不相應援之故如人左手有所螫蠚

而右手不救可乎今江淮四大帥劉光世與李光固不相能而建炎初其嘗行遣李回至今其憾不釋緩急之際責其應援難矣由此觀之置帥使之如手足又在朝廷所以審處之也

駐驛之地宜定於無事之時倉卒遷徙非計之得東南形勢惟建康長沙建康料理淮南藩籬之固然後可都長沙兵火之餘非假以歲月未易就緒必欲恢復中原必自此路始其草具其說未敢遽獻如蒙聽其妄發願

與蒭蕘同盡其愚惶恐惶恐

比到廬陵交割辛企宗兵不滿三千人其間多冗濫者勢須汰去又以吉州官吏并漕司不支錢糧幾半月逃亡者數百人皆為韓軍以錢絹招收軍政之壞極矣朝廷所當留意措置也此外有呂直李守恭精鋭人兵千餘皆節次為福建等路宣撫司勾抽今隨在湖南近降指揮許盡數撥還累次關送皆不報如班師日尚猶占悋又須干煩朝廷不得此則雖得前兵無益也企宗者

以疾丐罷去非惟怯懦難使兼以嘗為制置使故頡頏未易屈折不若聽其退為佳已備録其狀乞宫祠或尋醫敢望速賜施行任仕安向在福建殺葉徹捍退范汝為賊衆十數萬人保全南劒及下四州以俟宣司之來實立奇功今來隨逐來荆湖彈壓一行軍兵尤為整肅輒具奏聞乞與一閤門宣賛舍人以激勸之如蒙陶鑄不勝幸甚

具本司元降指揮並依吕丞相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日

體例近於建康府會到吕丞相畫一内兩項合行申陳一項係朝廷應副全裝甲三千副又給祠部五百道令自行裝造今乞依例只給祠部以諸軍甲冑絶少器械亦多損壞勢須下本路製造以備使用一項係於支到歲額錢内撥錢十萬貫充回易本路殘破之甚所得歲額錢米養兵尚鈌歲計之半若非回易即犒設諸項支費皆無從出今乞依例撥歲額十萬貫回易庶幾不至時有紊煩朝廷此皆惠而不費者敢煩鈞慈速賜施行

累具奏乞於吉州封樁絹内支二萬疋充一行軍兵春冬衣賜天寒將至赤露藍縷無以卒歲誠可矜憫坐此逃入韓侯軍中頗多若不得衣恐更别有散失竊望垂念其每所陳乞皆不敢多為之數並係不可闕者方敢干告朝廷惶恐惶恐

得張舍人書報有謗某於上前者其言可駭竊料之必其參政也前書已嘗具道所以拜聞者正慮其如此然亦不謂以小憾而造大謗遂浼天聽其不仁亦甚哉如

其人固天下之俊材然無繩墨規矩取其文采不過一
翰林承旨耳若乃黼座之前數尺之地非天下賢德君
子長者豈可立此近見邸報紛紛此固士夫之所預料
必至於此更望相公於汲引之際慎之某横遭誣皷
自非朝廷推究辨明豈能自白前此造謗者多矣朝廷
未嘗推究而遽行其言在其分上俯仰無愧豈敢自明
然所累國體甚大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巷伯
疾讒至欲投畀豺虎有北誠痛憤之深然欲止之非推

究不可釆苓之詩止譊之道伏望少留鈞念不獨其受其賜而已惶恐惶恐

與秦相公第十三書別幅衡州

荆湖凋弊之甚葢緣連年為羣盜占據蹂踐應副官軍錢糧悉出科率州縣官員類皆權攝與公吏通同作過應科須錢糧皆無簿歷可以稽考於田畝上大椿數目除催納外其餘不催納者盡是暗賣取受以故民力重困而夏秋正税却不催理事皆倒置某入境之初詢究

民間疾苦無大於此已將科須一切罷免建炎四年紹興元年分正稅將應干科須與豁折外餘數并今年正稅並合舉催以克贍養官兵之費第民户逃徙田疇荒蕪又值秋旱成熟去處不多全藉州縣官得人庶幾勞來安集漸使復業已一面依所得指揮遴選辟置外深慮部中先有授下人為見料理稍成次第却來赴任致辟置官不安心職事已具申奏乞辟置官已到任去處先授下者到吏不放上欲與别辟一般差遣伏望鈞慈

照察施行不勝幸甚

近蒙朝廷存留岳飛一軍本路措置盜賊仰荷特達應副猶未匃回間忽聞續有指揮以飛奏陳本路盜賊並已靜盡依舊令江州屯駐殊失所望目今曹成劉忠見擁衆如故馬友李宏徒黨散漫作過楊么雷進鄧裝鍾相殘黨占據窠穴出没自若謂之靜盡可乎飛悍於回軍輒敢欺罔朝廷理須行下本司體究着實乃為得體今遽已改命使武夫悍卒謂朝廷可欺以自便帥臣不能

制其進退恐非計之得也如岳飛果已別降指揮不敢再

三煩紊朝廷只乞撥還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庶幾

貼助見管單弱之兵可以支梧目前不然決難以自立

京錫等乞回避岳飛狀備録申樞密院併乞照察

比見朝廷行下因福建等路宣撫司奏而奬諭李宏若

欲權濟一時之事則可以謂正當如此則恐所以聽察

者過矣馬友李宏均為盜賊友據潭州率斂苛酷不為

無罪然已受朝廷眞命為副總管宏擅誅殺可乎宏既

誅友刼掠公私財物悉用船裝載岸下適宣撫司兵到故不得遯去謂激於忠義可乎見今馬友徒衆不受招撫皆挾此以為言其竊謂非執李宏以正典刑不足以服羣盜之心輒具奏聞願相公試思之今日紊亂軍政莫甚於招誘投換近過吉州輒為韓世忠下肴管營寨統領官段思用利物招收去五百餘人雖近因岳飛申明朝廷立到賞格恐不能禁止當坐所招收官庶幾有所懲戒併望炤察

昨蒙降旨令福建等路宣撫司將勾抽去辛企宗下人
兵盡數撥還本司及令班師日將餘剩財物盡數撥付
本司荷朝廷之意厚矣累闗孟參政勾抽去吕直李守
恭等九百餘人馬一百三十餘疋並不曾撥還一人一
騎班師之日捆載而歸並不曾撥到分文顆粒第虛煩
詔令枉費文移而已良用慙怍其與孟富文不為不厚
前此在福唐亦甚歎乃不知其臨利害如此亦聞對賔
客言以其陳請之故頗不能平深恐從容造膝又有揑

公異之作敢望相公敷奏之間先為及此庶幾不能上
惑聖聰莫大之幸傷弓之禽何所不慮願賜矜察
伏蒙垂諭張士襄已如鈞旨某有合得恩例欲與舍弟
文林郎緯陶鑄一監嶽廟差遣敢望留念惶恐惶恐

梁谿集卷一百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集卷一百十九　　宋　李綱　撰

書十二

與權樞密第一書　與權樞密第二書

與權樞密第三書　與翟參政書

與程給事第一書　與程給事第二書

與程給事第三書　與程給事第四書

與權樞密第一書

伏審光奉替書進登宥密之地廊廟得人搢紳胥慶矧兹踈拙雅荷照知欣愜之情倍百常品輒具短啓叙賀伏幸鑒念

前年秋幸於德興邂逅使旆少款緒言良以為慰間違忽復許久自箴山林不果通記室之問中間承峻登八座亦稽修慶悚仰之情無以自喻天步艱難非得英偉之才相與協濟何以振起中興之功正人登用善類有依恢復可俟誠為天下賀非獨區區之私幸也

其憂患之餘衰病日加惟思退藏不敢復與世故今春
忽蒙上恩付以荊廣四路之寄深慮緜薄不足以仰副
委任具奏辭免蒙遣中使降賜趣行不容遜避第增感
懼逼於天威已祗受告命就福州開司今月六日起離
上道已次昭武閑廢之久習成踈嬾乍玆總戎尤非所
宜加以前此讒謗之深思慮過當動輒畏縮未知所以
能濟數日鬚髮頓白遂成衰翁良可歎也辱照素厚必
蒙矜念有少情懇具別幅伏幸留意惶恐惶恐

朝廷於荆湖置兩宣撫司故種種事多相妨前此令將帶任仕安所部軍馬千餘人由廣東之任因令撫定廣南州縣但欲令與孟韓二帥相避而已今則湖南巨冦侵擾二廣事勢危急續降指揮遂令前去措置保護夫以曹成賊馬十餘萬人能戰之兵不下三萬而欲令以千餘疲卒趣往保全廣南兩路豈不難哉已累具奏乞依近降許用吕相昨任江東安撫大使晝一內人數差撥兵將至今未奉回降指揮為今之計非朝廷盡數應

副及令韓世忠親統一二萬精銳兵將同共前去措置
誠恐未易支梧再有申奏諭之頗詳伏冀鈞念早賜施
行不勝幸甚

其蹤拙寡與再奮再躋濱於死者屢矣仰荷上恩保全
以至今日又蒙收拭録用顧將何以報稱萬分之一雖
觸隆暑涉長道冒瘴氛當劇寇其何敢辭今玆又幸故
人居本兵之地有孝友之張仲知自免於煩言此所以
喜而不寐也二相炤察頗深獨公巽以建炎初守會稽

盡放和預買嘗降其兩官之故頗不能平去歲同寓長樂不相往來遣人致區區之意亦不報深恐蓄憾未已近作書啓以謝不敏未知能釋然否此恐公所欲知故輒以浼聞愧仄愧仄傷弓之禽驚於曲木伏幸痛察

與權樞密第二書

某頓首拜啓樞密端明台席比兩拜書并咨目必已呈浼暑氣正隆不審邇來動靜何似伏惟神明恊相鈞候萬福某總師已次南豐本欲取徑路以趣廣東適被受

金字牌降下指揮令赴長沙置司又須改逐惟是荆湖盜賊之熾孟韓二帥有旨趣令交割班師深懼緜薄無以為善後之策仰副委任夙夜震悚未知所濟惟遠賴
輝光有以照矚之耳正阻參承敢冀為天下自重
朝廷遣韓孟二帥統重兵以臨湖湘聞以暑月之故未曾進兵措置盜賊惟曹成一項為岳飛所破有就招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自餘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郎鍾相殘黨凡十餘頭項劇賊負固自若馬友見以十萬

衆蠶食長沙亦未放散今孟韓得旨催促結絶交割訖赴行在深慮此逐項巨寇非旬月所可措置其勢決須留遺後人非得重兵及名望已著近上武臣存留本路措置招捕安能有濟輒具奏乞留岳飛就潭州駐劄并乞撥還韓京等三項軍馬踏逐到楊惟忠下統領官胡友毛佐人兵乞撥充元降畫一二萬之數凡五狀具申密院別副録事目拜呈敢望垂念特與應副不勝幸甚

別幅

今具奏聞及申樞密院事件下項

一狀為已遵依聖旨取徑赴潭州置司緣荆湖盜賊未曾措置平定孟庾韓世忠恐得召赴行在指揮便行交割乞更賜詳酌指揮事

一狀乞存留岳飛且於潭州駐劄措置盜賊及撥還韓京等軍馬事

一狀乞指揮孟庾韓世忠撥還時暫差出辛企宗下人兵事

一狀踏逐到楊惟忠下統領官胡友毛佐人兵乞撥付本司使喚事

一狀乞指揮福建等路宣撫司遵依近降聖旨指揮候班師日除度量合用財物外將其餘錢糧銀絹等盡數撥付本司不得別作名目占破事

右具呈其再拜

與權樞密第三書

使臣自行在還伏蒙寵賜翰墨勞問有加益仞眷予之

渥不勝感佩竊聞朝廷以北報有警頗飭邊備樽俎折
衝當有成筭第區區之意以謂端的探報宜咨付沿江
諸帥使預為隄防且嚴行告戒入其路則其路為之援
庶幾併力合勢可以有功如使坐視不救非計之得也
恃焰僭易悚息悚息
荆湖連年為羣盜蹂踐州縣悉皆殘破官吏類多權攝
民户困於科須田疇荒蕪財力空匱殊未知所以為拊
循料理之術自非朝廷寬其銜勒洞照悃愊凡所陳請

一一矜從則何以使之自試而收尺寸之效輒有十數事皆目前急務申奏取旨敢望鈞慈特賜一言之賛兩路受賜非淺淺也輒以事目具劄子拜呈幸冀垂念
近蒙朝廷差岳飛在本路措置盜賊被受劄子未旬日間已别有指揮如止坐飛奏而改命恐武夫不復可號令矣本路盜賊初未衰息馬友李宏雖殺捕其徒黨散漫作過曹成劉忠雖潰敗其酋首擁衆自若楊么鄧裝楊華鍾相殘黨據巢穴出没如故飛乃以為靜盡可乎

朝廷不加體究遽從其言非計之得也既已如此不復敢再有請但乞存留吳錫吳全韓京三軍共五千餘人庶幾可以支梧目前不然決難自立敢望鈞慈特賜矜從速與行下幸甚

與翟參政書

昨者流寓閩粵幸大旆先止三山亟欲造謁以叙積年闊濶傾仰之素容或謂執事以建炎初故頗不釋然又方謝絶賔客逡巡而未敢盡誠恐將軍有意督過之也

羣寇繼作遷徙不常居無何執事已趣裝赴召竟不獲徹聲聞于典謁者每一念之慙汗無地近輒修尺牘少謝不敏伏蒙誨諭鄭重眷與之情溢于辭翰既恨為小生所誤又愧以區區鄙陋而竊量君子之心也已幸貫過敢不改事桑榆之收期無負於古人耳伏冀恕察

其初得旨由廣東之任以孟參先至荆湖兩司不可同在一路之故非有他也繼以曹成猖獗乃有保護二廣置司捍寇指揮觸隆暑戴星而行已次南豐忽奉金字

牌降旨令徑赴長沙新任且趣孟韓二帥班師韓兵屯建康岳飛兵屯九江事變如此豈江北之有警耶荆湖劇寇十餘項衆數十萬獨曹成為飛所破殘黨有就招撫之意餘皆未曽措置負固自若今重兵名將一旦盡去不知何以為善後之策具輒具奏乞留岳飛駐劄長沙率馬友以討劉忠以次招捕餘盗萬一沿江警急順流應援未為後時岳飛留則二帥可還二帥還㝷乃可到任交割措置事勢不得不爾奏疏論之頗詳望叅政

試取閱視更與右揆熟議速降指揮幸甚幸甚

伏蒙垂諭種種悉如所請應副仰荷眷念今日之事惟

兵將錢糧為急晝一內丐兵五項獨得辛企宗一項兵

企宗謬懦無取秖籍其兵頗精銳近聞兵之良者皆為

韓侯取去殊失所望數日前被受密院劄子撥到韓京

吳全吳錫三項軍馬不旋踵復差與岳飛雖蒙郤撥杜

湛下人兵塡補緣湛已係湖北聽節制之兵初無所益

此朝四暮三之說也已具奏乞撥還逐項及再行踏逐

楊惟忠下兩項軍馬敢望垂念本路錢糧固已缺乏幸
朝廷許令福建等路宣撫司以餘剩之數盡撥應副更
俟撥到見得已未足用續具申禀次四支所以能運動
全在腹心閫外之事朝廷留意乃可庶幾尺寸之效惟
公念之惶恐惶恐
伏蒙寵答長牋詞旨高古數十年來殆無此作欽玩無
斁不能釋手第襃予過當豈迂陋之所敢當佩服眷意
不勝慙感謹叙謝萬一仰恃知炤此書更不敢具外啓

伏幸恕察

與程給事第一書

其頓首啓伯禹侍讀給事台座近累上狀當一一呈浼連辱誨翰不勝感慕見報有貳卿之除旋聞諸郡方以為訝承喻乃知其詳得此月初邸吏申有吉還舊物計已供職大暑遹來動静何似伏惟台候多福其觸熱𢧵星而行已次南豐本欲取便道趣贑上以如番禺適被金字牌指揮徑赴長沙置司得免提兵遠涉瘴鄉良以

為幸第孟韓二帥殊未曾措置荆湖盜賊獨岳飛能破曹成猶未了當已有催促班師指揮韓屯建康岳屯九江事體一變且遽何也豈江北之有警耶正阻承晤切冀為國自重湖外盜賊如劉忠李宏楊華雷進楊么郎鍾相殘黨等十餘頭項見數者二十餘萬人小者不可勝數馬友以十萬衆蠶食長沙雖不甚猖獗亦擅置官吏肆為誅求民不聊生孟韓二帥提重兵久駐廬陵皆未曾措置獨岳飛能以偏師破曹成十萬之衆殘黨有

願就招撫之意未知今復如何孟韓遽趣交割班師岳飛亦以所部徙屯他路是朝廷所以遣名將重兵經營兩路者一旦盡去今一書生獨當貔虎兵既單少又無近上威名久著武臣與之共事何以能濟羣盗窺見事勢如此又復蜂起其害未艾竊恐諸公思之未熟也但以委任孟韓及遣其由廣東之任初意與今來所降指揮觀之事理豈不甚明為今之計非留岳飛在本路決無可為之理奏疏論之甚詳輒録副本去幸留意詳閲

因見右揆為力懇之能用此言非惟跡拙可以待罪閫外數路實受其賜於國體所係匪輕不然願掛冠神虎乞骸骨以歸山林雖譴責所不敢辭也千萬照察

朝廷曲留如此莫且少安時艱願且隱忍以濟國事去冬羣賢彙進善類相慶今屈指所存無幾矣江北近耗如何忽得韓岳屯兵江上之報初甚駭之徐思尚令疾速措置荆湖事宜交割及韓侯有入覲指揮却似差緩必是有警預為之防也大抵比年多隨事支梧初無先

定規畫有事則遑遽事過則慢弛習成此風欲無倉卒之憂得乎沛國萬壽之召出朝廷意否此公偽楚懿親其操術足以感移心意豈宜在此地耶當明受之際既無大節可稱又降指揮召偽楚戚屬其禮意之厚雖起伊吕不過如此不知此何意耶若以謂尊崇邦昌親屬彊敵便須休兵竊恐必無此理不然其意安在恐右揆初不知此一段事願以白之其所降指揮求於官司可得也僭易僭易

與程給事第二書

近遣使臣至行在嘗奉狀當已呈浼秋暑異常伏惟台候多福區區已次臨川朝夕自廬陵以如衡永第孟韓見在湖南終恐相妨已具奏申明矣長沙馬友為李宏所圖公私刼掠一空益難料理皆措置稽緩所致也荆湖羣盜猖獗自若未知所以綏靖之方有可以見教幸不鄙外餘惟為國自厚前對光寵近降指揮令孟韓疾速措置湖南事宜交割與本司訖發赴行在昨日又得

金字牌降到指揮令韓侯一面遣發軍馬往建康駐劄是否復候措置了當即班師回軍朝廷遣二帥提重兵自福建移師江湖踰半年初未曾措置了得一事曹成為岳飛殺敗徒黨猶八九萬散漫於全邵道永武岡之間未就招撫李宏殺馬友以據長沙劉忠聚舟船以屯君山其餘十數頭項劇賊皆負固恃衆出没作過自若以重兵臨之次第招捕非半年未能就緒而二帥以趣召之故欲以旬日定之有此理否儻江北有警欲韓侯兵

屯駐建康以為隄備亦須且留岳飛一軍在本路措置收拾後段庶幾不甚狼狽今乃併飛軍徙屯他路號令忽遽首尾不相照如此寧朝廷未之思乎竊追思元遣孟韓宣撫江西荆湖之意及自到荆湖已奏措置了當若干盜賊見今所存若干及本司元被受指揮皆令候孟庾韓世忠措置盜賊了當日之任今乃遽交割數十萬盜賊以數千烏合之兵使招捕之果能有濟否事節便自可見若從所請留岳飛軍其尚敢承當不然願先以

罪去猶愈於將來誤國事也願公特為見右丞相力道此懇今日之事必求可濟非敢有所要也𣲖前奏謂韓侯之兵宜分屯九江得其書亦以為建康非其所便願在江西宣力鎮江劉建康吕皆重兵也江西以韓湖南以岳正得分布控扼之策更願與廟堂熟計之幸甚幸甚奏檢録去恐欲知本末也

與程給事第三書

近累上狀當一一呈浼伏被六月中書賜竊審動静勝

常感慰亡諭秋暑未闌迺來台候復何似某已次臨江

適苦瘧痢少留數日調治會馬友下潰兵數千人破筠

之新昌上高去此秖數十里郡人震恐已遣使臣齎旗

牓往招撫之如肯聽從須少待其來料理之不然即遂

徑趨廬陵俟朝廷回降乃如衡湘間北行種種窒礙葢

是除授草草不慮始不要終之故今荆湖羣盜雲擾餘

波溢於鄰路大費收拾而孟韓二帥遽欲班師重兵名

將一旦盡去何以善後馬友李宏曹成之徒自已散漫

而劉忠者以願就招撫欵宣司隂為窺伺誘降招納曹成徒衆萬餘人勢益鴟張如韓侯不利此一項遽引兵以如建康即荆湖之患未艾其餘支節徒黨之屬又不論也累具奏乞存留岳飛且於本路謹守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等兵且就鄰路江西應副錢糧以濟目前之缺屈指計日以俟報而朝廷漠然如不聞不知何故豈遂置荆湖於度外而區區謀慮一無足取耶其賦分數奇動多齟齬每願終老山林不復與世故而今者誤蒙

諸公推挽牽彊至此疾病交攻心勦形瘵自度卒不能
以勝任願上乞骸之章以全晚節行剡奏矣夫魚肉具
然後可以責庖者之精粗材石集然後可以責匠氏之
巧拙今物料悉不應副而欲使之虛受重責可乎但以
元降指揮令候孟韓措置盜賊了當日之任與今來事
勢觀之不待深考而可見幸為特見秦丞相備言之易
所謂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者正今日之事也餘惟
為國自重

與程給事第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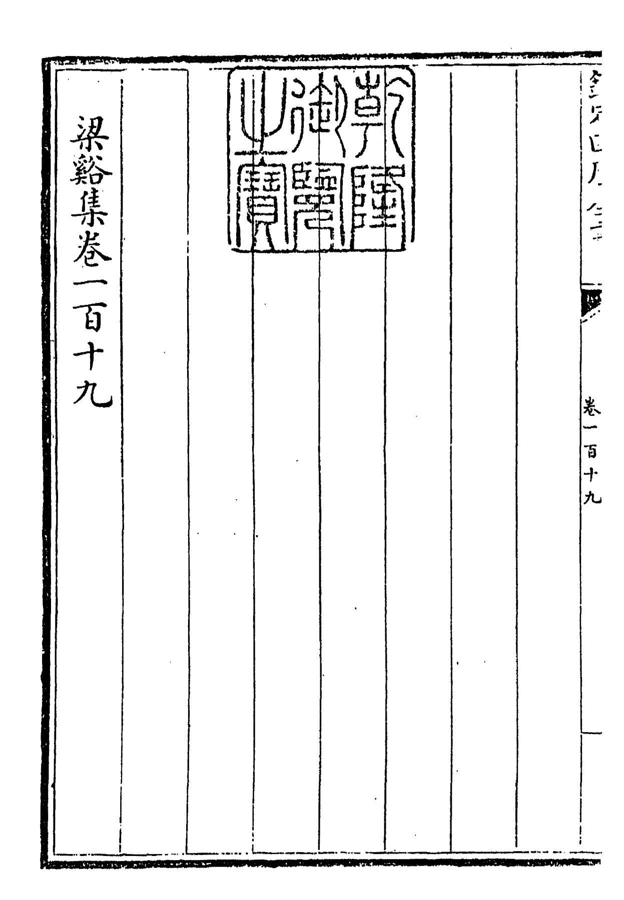
比入湖南境遣人至行在嘗拜狀必已呈達使臣還辱書賜殊荷鄭重之意秋高氣清伏惟瑣闥多暇台候康福區區少留衡陽先遣葺治諸軍營房非晚即如長沙始到本路百事坌集如治亂絲已不勝其疲勩矣目前尚可極力支梧秋冬之交萬一邊報有警兵力單弱錢糧空匱不知何以為策中夜思之不寒而慄未有承晤之期敢冀為時自厚謹上狀承動静不宣

本路積弊在於科須官吏通同為姦皆去其籍不可稽考民以重困入境之初首先罷之卻令州縣催理正税以給養兵之費目前雖覺費力料理就緒他時却須見效有數事不免于朝廷降指揮如撥歲額錢回易廣西鹽以足民食而抑私販取其贏餘養軍皆惠而不費者幸借一言使早降指揮庶幾可以趁時措置其餘如乞就廣西撥馬吉州撥衣絹皆决不可缺者亦幸留念岳飛聞已别降指揮章奏累上僅得之而飛一奏即免

行事至於此夫復何言但得依舊撥還韓京吳錫吳全三項軍馬庶幾目前粗可支吾不然勢决難立聞諸公似以此方為遠而當緩殊不知心腹手足同為一體豈可遂置度外哉易所謂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者正今日事也

承諭天下形勢在荆南恐未為確論今日至要處乃在襄陽控引川陜襟帶江淮下臨舊都連年棄置不復料理失此則中原不復可圖矣雖然能立能步然後可以

趨走今日國體猶未能立而欲趨走可乎近有旨令孟
參以勾抽去兵盡數撥還本司以班師日餘剩財物盡
數撥付本司意則厚矣兵未嘗撥還一人一騎財物未
嘗撥到分文顆粒虛煩詔令徒切自愧奏狀檢軏納呈
恐欲備見本末區區既已到湖外似非避事但得一兩
月間别無警急之報措置數處盜賊就緒便可塞責丐
歸山林如伯禹方當為朝廷判白黑明是非使公議有
所主盟求去之堅非士大夫所望於左右也勉旃勉旃



梁谿集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徐莊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

宋 李綱 撰

書十三

與折仲古龍學書　與潘子賤龍圖書

與李似表教授書

某頓首啓似表教授學士親友執事為别怱怱累月良深馳嚮暑溽不審動靜何似伏惟善達行闕尊候多福區區旅食長樂粗遣三月初遣人投二相書并以辭免文字託為將上至今兩月餘指揮人尚未還不知何謂憂患之餘衰病日加不惟不敢復當委寄之重兼元降指揮亦有失於契勘難施行者謂如既有福建江西荆

湖路宣撫使今又置荆湖廣南宣撫司是兩宣撫同在一路節制不一郡縣如何遵禀朝廷何以責成荆湖間羣盜知姓字者三十餘萬非壓以重兵豈能招徠使聽約束今纔得任仕安兵千餘人能有濟乎自江西趣潭約三十程取迷汀道三倍於此又皆煙瘴之地捨近從遠此何理也若欲捍蔽二廣恐非千人遠涉所能辦又自來置司在遠方勢難待報必令依某人已得指揮有未盡事件續具畫一申請乃可辟置官吏之屬既有官

吏兵將亦須令所在路分應副起發錢糧乃可行遣今一切不該載惟督令即日就道雖欲力疾勢不可得向辭免劄子中惟以疾辭而二相書中頗道一二庶幾其知不得不辭之意並皆未報不知朝廷未暇及此惟别有說也近有來自孟參幕中者云已有省劄至福建江西荆湖宣撫司令候將來討定盜賊了畢回軍日以職事交付荆湖廣南宣撫司是朝廷已悟兩司不合並置如欲措置得宜不若因僕引疾且與罷免候盜賊平定

別議帥守付之後段乃為得體況衰病實不堪此得且養痾山林莫大之幸前書具懇似矩尚書借一言之助更煩達此仍詢問與決遲遲之意因的便報及幸甚近想已有美除向熱千萬為器業自愛某再拜

與馬總管書南劍

其洛日拜上總管拱衛團練執事使臣至遠辱書翰佩荷勤意畏暑比日想惟動靜勝常區區蒙恩付以荆廣四路之寄閑廢之久衰病日加恐不足以當委任之重

具奏辭免蒙遣中使降賜趣行迫於天威已力疾總師
就道以被旨撫定廣東乃之任取道頗迂遠至湘潭間
當在秋初也承過有垂諭并以長牋為貺殊深愧戢自
孔彥舟占據長沙殘破湖外聞執事能明逆順之勢為
朝廷宣力擊敗彥舟其餘壯來逐項軍馬將領多懷反
側獨執事忠義卓然初終不渝一方賴以綏定良用嘉
歎自古名將多出於隱厄之中轉禍為福書功竹帛以
垂不朽者多矣倔強以苟歲月終亦何補幸深察此以

益勵忠誠以報國家所以待遇之厚行即同事預以欣慰知近出師討劉忠墮賊姦計兵將頗有潰散者勝負兵家常事宜益自治以圖後舉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何晚之有願勿以小憤驅將士於必死之地憤兵必敗古人所戒切宜慎之未承晤間千萬為功業自重

與向伯恭龍圖書

某咨目再拜伯恭安撫龍圖執事間違滋久日深懷企疊辱書貺乏便不及一一修答尤用愧仰畏暑不審比

日動靜何似伏惟台候多福區區蒙恩付以荊廣四路之寄閑廢之久衰病日加恐不足以當委任之重具奏辭免蒙遣中使降賜趣行迫於天威已力疾總師上道以被旨撫定廣東乃之任取道頗迂遠至湘潭閒當在初秋也承垂諭從者昨在曹成軍中事體向已於孟參政處見咨目公文備知曲折今曹成已犯廣東得林帥公文有願就本司招撫之意已遣官齎金字牌勑牓黃旗等使往開諭雖賊情狡獪未可信仗而權時之宜不

得不然其餘須俟親到可區處也承有旨赴行在當不容以補服為辭佇聞除目以慰士論其見迤邐前去聽候申明回降指揮儻取道江西遂有承晤之便所懐非面不盡萬一未間更冀以時自重前逕光寵

與鄒德久通判書

某咨目再拜德久通判學士執事專人至辱書貺辭意燦然且審邇來動止之詳感慰無諭酷暑可畏伏惟尊候多福區區總師已次建寧得旨先如廣東當自南豐

徑趨贑上度庾嶺以之番禺觸熱逺適殊非衰病所堪加以閑廢之久乍緫戎律思慮百端數日來髭髪之白不勝其鑷追思洞霄散吏若仙官然未易可得也昨者不揆輙欲邀致賢者幕中庶資謀畫之益共濟國事乃蒙峻拒所以見諭者陳義髙而慮患深讀之惘然良用愧仄初欲再往牢彊竊恐立意已定不容進説又親嬀之諭尤切事情故不敢復議此正猶介甫欲妻王令而忘其同姓也聊發一笑尋常之瀆不足以容吞舟之魚

而瓌奇之寶遺棄路傍終有識者豈敢私有之哉荷照之厚有可以見教毋金玉爾音乃所望於左右也益遠齊館此情可量千萬為器業自愛揮汗布叙幸枳置路

與張柔直左司書

某頓首啓柔直左司郎中執事昨者閩部少欵緒言殊慰景仰違奉忽復累月行役倥偬不果通問竊計善達行朝久矣見報承有宰屬之除甚副士論秋暑未闌比日動靜何似伏惟台候多福區區行次南豐被旨徑赴

長沙遂此改途至清江適瘧痢大作梗羸劣殆不能支
調治稍安當自廬陵以趣衡湘未有承晤之期第深馳
向敢兾為國自厚前膺禁近之拜
其再拜區區憂患之餘衰病日加豈復可當閫外之寄
上恩不容遜避黽勉力疾就道觸隆暑戴星而行遂成
瘧痢加以思慮縈心夙夜震悚髭髮頓白非復長樂時
矣朝廷初令取道廣東候孟韓撫定盜賊了日之任今
乃遽趣二帥班師岳飛一軍亦徙屯九江荆湖羣盜如

曹成劉忠等擁衆如故馬友之黨散漫於衡湘間亦有
溢入於江西者其餘土賊楊么雷進鄧裝輩出没作過
自若而名將重兵一旦盡去欲使本司以數千烏合之
衆當之何以能濟累具奏乞存留岳飛一軍且於本路
駐劄及撥還已隷本司韓京吴錫吴全軍馬於江西鄰
郡支撥錢糧應副急闕皆未得報今再具奏輒録奏檢
去一觀幸為見右相力言之得速降指揮幸甚幸甚
眷集計時得安問圵耗逌來如何趣召二帥并岳飛徙

屯必是有警急之報然安知非以虛聲擾我能定然後能應正當斟酌之耳如岳飛於荆湖駐劄自於防秋初不相妨萬一淞江有警順流應援未晚也此係威望已著庶幾措置羣盜易為功力區區言之屢矣殊不蒙以為然深恐大兵一去不可復回曹成與劉忠復窺湖湘即一路生靈將復塗炭二廣又將震擾雖料理噬臍何及切冀深照此理而力懇之荆湖應副孟韓之師月費錢三十萬緡米五萬碩公帑既竭歛之於民又已匱矣

長沙復遭李宏之變官府民戶刼掠一空將來到任贍養軍馬措置事務未有分文顆粒可以指擬鉟以遣官往二廣刬刷遠水安能救近焚哉所乞十萬緡五萬碩殊為不多但欲接濟目前急闕併幸垂念也

與呂安老提刑第一書

某頓首使至連辱書貺竊審履茲凝寒動静勝常為慰吳錫大破王俊斬獲四百餘級生擒賊將杜黷獲老小六百餘人邵陽遂安殘黨走武岡境上已令窮追期静

盡而後已錫常有愧卲人因令立功以葢前愆果肯盡力得此一項了湖南境内粗定第出没兩界首者勢須防托湘陰瀏陽醴陵攸縣益陽皆不可無兵已議各遣一部五百人更戍得來諭不約而合第錢糧日覺窘乏前所得上江諸州者漸罄殊未有繼者葢養兵二萬人日費三千緡月支者又不在此數自到長沙四十餘日已支二十萬緡諸軍衣錢又費十萬降賜庫收拾得數萬兩銀皆盡於此矣日望二廣財賦通融應副殊未有

到者既有近降指揮勢決不可復得良可慮也上流重地屯兵二萬數不為多既無他路之助非盡得本路所入必致缺乏又恐朝廷見盜賊稍息便以為無事版曹督輸上供即養兵之費益無從出耳劉程二帥日以急缺來煎迫今得免此甚幸第以今日之勢觀之湖北非藉此中以二廣應副安能有濟湖北定然後可以料理荆南以通襄陽漸為恢復之計今浸失初意夫復何言得呂元直書亦有趣入長沙之語葢殊不知此間事答

書已具道且力丐宮祠已入兩章決期得請自餘非所敢知也承諭經制銀甚荷既已申明不若少待然令撥本路事理則無可疑者在兩路則分彼此在朝廷豈有彼此之殊哉萬一急缺雖無指揮亦須擔當況已得旨利害重則易為人言所眩願深思之所期於左右者甚遠故不得不告幸察歲晏千萬為器業自重

與呂提刑第二書

某頓首拜啓安老提刑正言執事近兩奉狀皆以病倦

不果親作方此愧仰伏辱手誨竊審履兹凝寒台候多福為慰區區忝乏粗遣蒙垂諭乃盛德事顧何足以當之祗佩厚意無有窮已瀏陽攸縣既捷群寇遠去劉超一項復來就招撫并老小共千五百人揀放後當不甚多也郝晸已先遣往郴江韓京侯茶陵稍定即行鄧裝之徒計不難破目前境内粗已寧謐皆將士之力然所以能致此者不失機會而已愚集兵夜渡而步諒曉降邵陽兵朝至而王俊暮獲招降者輜重不犯秋毫殺獲

者財物盡給將士新卒可懐而舊兵有思奮之志者職此之由是皆古人已效之術但恨鮮克用之耳目今以親舊人錯雜團結訓練數日前按閱已有可觀假以時月當皆為精兵向承諭及今日作帥當以訓軍伍治器械為先誠知言哉朝廷初意欲以二廣經理荊湖漸為控制襄漢連接川陜之計今既不然殊覺省事亦衰病可以乞身之秋也宮祠章再上猶未報萬一未如所請當遂掛冠以歸耳前日得呂元直書方漸知自到湖南

事有旨令會合劉洪道程昌禹觧潜兵進討楊么權聽本司節制此賊據重湖之險為數路患猖獗久矣今兹水涸正可掩襲但恨無水軍而戰艦未備已一面製造召募檄諸道並進在此一日即為作一日事此素志也武岡猺人楊再興遣人納欵雖未可信然正當不逆詐已遣使臣齎牓撫之并牒報諸司更煩審處可以即遣行獻歲秪數日間無縁會晤第有馳仰切冀對時自愛

上狀不宣

答督捕盜賊奏檢納呈恐欲見也

與呂提刑第三書

某咨目再拜安老提刑正言執事數日前遣使臣郭璘至武岡嘗寓書記室當已呈浼獻歲發春伏惟履茲令辰台候多福得韓京郴叚報已帥師過郴之永與近頗聞叚向者嘗招收京軍中人京以令聽其節制之故稍理舊事遂致不恊深恐非徒不能成功或致敗事輒欲煩使旆一至郴江督捕使二將盡聽節制不獨兩人素服德望樂備驅策可使忘其私忿累年逋寇決有乘機

可擒之理伏想留意國事以一方生靈為念必不憚行
今納公文去幸兾照察今湖南境内頼朝廷威徳羣盜
悉已肅清惟北有楊幺恃水為險南有鄧裝彭友巢穴
依山武岡猺人時復出没攻討之序固自有次第近得
㫖節制諸路軍馬以討楊幺乘此春水未生之時正宜
深擣第此間戰艦水軍皆旋創置殊未備就已檄程昌
㝢遣兵擣其腹心而此遣呉錫屯橋口王俊屯湘陰李
建屯益陽以備奔衝及破其比近陸途可至寨柵時下

措置只得如此呂元直書中許撥崔增一軍來若得此軍船艦粗辦吾無虞矣鄧裝彭友韓京足以破之但須得使旆親臨更與指蹤事可萬全矣至於猺人跳踉必未至大叚猖獗此間力亦未能及姑俟所遣使臣回徐圖之未為晚也不識公意以為如何元直書報偽齊誘重兵入關以窺四川觧潛探報亦然上流重地朝廷不於無事留意奈何尚阻參承千萬為國自重不宣正月三日

某悚息已作此書方欲遣人間得歲前所惠教畨聞動

靜下情感慰示諭武岡事前幅已道其略今陳照屯瀏
陽焦元屯醴陵馬準屯攸縣以備江西潰兵吳錫屯橋
口王俊屯湘陰李建屯益陽以備楊么韓京郝最方事
鄧裝彭友力有所未暇及姑少俟於可為之時一舉而
定乃佳耳譚希莊固非將才姑藉其諳知彼中人情庶
幾別不生事聊復爾耳張中彥下兵亦何能為更煩因
書喻邵守倅使不乏其錢糧足矣須器甲此正所缺者
從者如到郴可檄取郴并桂陽為本司製造下者逐急

應副示及其數使事畢歸納可也十一日初遣人于朝廷丐宮祠至今未還更旬日間須到所願一請即遂所欲耳何當面晤馳仰馳仰

與呂提刑第四書

具咨目再拜安老提刑正言執事近累奉狀計已呈浼使至逮辱書貺切審邇來台候多福感慰蕉集須空名告劄昨荊廣宣司初不曾申請降到惟有韓京繳到數道今有公文送去幸照悉招盜賊以官出於不得已今

既兩路有兵勢窮力蹙不擒即降似不須此待其到軍前効用立功而後官之乃佳如彭友輩正當責其反覆失信不即就招俟其公參示以告劄而未為書填姑俟後効乃為得策某自到本路所招降人並不曾假以名目雖近上頭首非曾被受朝廷真命悉降充効用亦嘗具此因依奏聞誠恐愚民無知見作盜賊得官以為仕塗捷徑生覬覦之心則一盜息一盜興無有窮已前日福建范汝為乃其驗也更冀熟慮而審處之幸甚陳楚

南者豪猾為一鄉之患罪惡貫盈前此重賞所不能得
密切捕獲見追證根治若只同十連人押觧遠去决須
竄逸今納公文幸備録囬報棘寺如必欲得候其再來
追取獄情已圓可以具情節申奏乞酌情斷遣可惜止
用常法也千萬照察二縣竄囬捕獲甚善此曹如貸其
死便有此患誠不可恕昨晚得樞密院劄子有旨就廣西
差撥兵將來武岡同討楊再興措置得已移文許帥矣
醴陵人吏已發遣使斾想即為郴江之行劉超者來日

到此雖止千五百餘人然皆劉忠下所謂花面獸者聞頗驍銳俟痛揀決分隸諸將也彭友之衆皆可放散獨留頭首押赴軍前為佳向暄敢冀為國自壽正月六日

與呂提刑第五書正月二十日

某頓首啓使至奉教眖伏審履茲春寒台候多常感慰無喻區區粗遣送有一項潰兵犯瀏陽乃楊惟忠下兵所謂王大刀者江西帥司遣往虔上叛而歸焚掠筠州自分寧路來皂衣白幟傳者遂以為江北寇遣陳照李建

等禦之已逼逐出境殺獲五十餘人腰間得付身皆江西帥司所給者乃信傳言之妄又得醴陵探報萍鄉千百為群者凡數項何其紛紛也辱來諭知虔吉群盜蜂起又得廣東書循惠間擾擾漸逼番禺殆將不制奈何不擇帥不治其微養成滋蔓勢稍緩則遂以為無事不復加意此患殆未已也韓京雖小劬然能卒保茶陵誠為可嘉第不計糧道貪利遠追犯兵家忌其敗固宜已劄下許其以功贖過且移文使司根究李端不入賊及

鼓扇賣卒先歸者此不可不治也昨已遣郝晸馬準助京致令白德下兵止在衡州防托初不知其已在京軍前數百里之遠機會間不容髮豈可持此為潰歸之端哉郝晸已取間應援不速因依然京既遣之往郴道里迂回文移往返亦安能責其如期必至申狀元初不及馬準既頼其會合之力逼賊出境始還攸縣似不必深詰公意以為如何京軍初失利士氣未復欲振起之當以何術幸以見告親招降人撥隷諸將只得就近如京

遠在數百里外自不能及聞張中彦下兵劉崇者頗横
譚希莊弱不能制之今在邵亦未能有益於措置猺人
欲撥此一軍隷京如何更煩為熟慮之仍容其事為幸
中彦既誅此曹不能無反側然昨已明諭之近又劄下
郴州𥡴設聊以慰安其心韓郝兩軍以其暴露亦與𥡴
設須煩使司以經制錢支馬準下兵已令攸縣支散矣
伏恐知悉近遣呉錫李建討蕩楊么蓮塘等寨殺獲頗
衆自此其徒不敢復過江南戰艦自十五車以下已製

造得十餘隻海鰍棹船之類二十餘隻於諸軍中選擇水軍幾二千人雜以民間戰船數十隻日逐教習旌旗戈甲皆一新春水漸生可以深擣巢穴此賊不難破第衰病歸興日濃丐於朝者甚力稽於夢卜決有脫去之理恐不能為朝廷了此一叚事為可恨耳遣去行朝使臣計程數日間當還可見與決又不知代者為誰得不俟代而去乃為幸也自到本路半年矣養兵二萬錢糧之類皆躬自料理均節民不告病今雖欲去廪有餘粟

庫有見緡亦不至缺乏貽後人患當悉具數以告于朝庶幾謗者無所容其喙也民瞻近曾通問否聞閩中泉福間糴極貴建寇復爾擾擾殆未有可安處如何吳元中遽費謝殊可痛悼其家尤為狼狽欲歸葬三衢道路梗阻如此何縁得達已勸其不若謀葬衡山未知肯見從否區區儻尚留此猶可為出力不然須煩左右照矚應副也未縁披晤敢兾為國自厚前迓光寵

與折仲古龍學書正月三十日

某頓首拜啓仲古知府安撫龍學台座近使臣賴充行附狀計已呈達中春氣和不審動静何似伏惟台候多福見報竊承新命踈拙復有交承之契何幸如之使旆已次何地願趣駕為望未承晤間更冀為國自重前膺寵數謹上狀不宣

區區抵湖湘間踰半年矣衰病無堪日思退縮去冬亟上疏丐還閫寄願置閑散已有言者論其罪狀仰荷上恩寛優復畀祠宫感涕何已又幸復與賢者為代聞已

專遣使齎信劄前去有不許辭免及不候受告等指揮計已拜命切望疾驅早臨所部使罷戾之跡得遂脫此乃故人之大惠也専人候承動靜俟聞使旆壓境別馳問次幸冀照察

具悚息再拜置司之初蒙朝廷節次差兵近萬人自抵湖湘招降潰卒除揀汰外得彊壯萬餘分隷諸將目今有兵二萬三千餘人將佐多堪使喚者初至長沙當馬友李宏變故之後錢糧缺乏躬自料理均節養兵半年

未嘗横歛粗亦足備目今州縣倉有米三十餘萬碩庫有錢二十餘萬貫上江諸州不與焉朝廷降賜初止銀萬兩錢二萬貫逐旋收拾今有銀六萬餘兩金二千餘兩經制田易錢各五萬貫境内盜賊悉已靜盡流移歸業惟湖北有楊么水冦近亦破其數寨見治戰艦水軍每日教閲稍俟其精熟即可深討巢穴北方亦無警急之報觧罷鎮撫斥候甚明凡百足可措置願以濟物為心逢場作戲可也餘續具報幸察

吴元中家必已離桂府今次何地昨致書許帥并二漕得報皆樂應副必不乏人全郡已委守倅矣此已差下五十人欲俟其家過日令送至三衢今得仲古在此夫復何慮然切須勸其謀葬衡山之為得策道阻且長此豈扶護遠適時耶妙應聞亦欲由此如浙東是否因見幸趣其來也

近具奏乞將荆廣宣撫司已刻刷下二廣錢物并製造器甲等依舊應副本路昨日得劄有旨已依所請

矣恐欲知

與潘子賤龍圖書

某頓首拜啓子賤提宫龍圖執事歲前陳廸功行上狀計已呈浼李漕至遠辱書賜殊佩鄭重之意初春餘寒伏惟台候多福竊承戲綵優游閭里想雅懷甚適至於見幾而作先衆肥遯則又歎仰之所不能及也何當會晤道所欲言者臨書耿耿敢蘄為國自厚以俟大來謹奉狀附承動静不宣

區區自抵湖湘間踰半年矣賴朝廷威德與將士之力招捕羣寇十餘頭項踰三萬人揀汰外得精兵萬餘分隸諸將撫之如一亦頗馴擾以故境內粗定流移稍稍歸業田野間墾鑿殆遍有築室而居者軍食皆躬自料理亦不至鈌乏第以衰病日思退縮中冬之初亟上章丐還閩寄𩓐置閑散已有言者論其罪狀痛詆無所不至仰荷上恩寬厚畀祠館第深感涕代者乃折彥質須俟其到方聽罷任今見留廣西已致書促其來儻得脫

此即徑歸閩中杜門循省餘亡足言者未有承晤之期可量悄跂陳國佐不鄙遠來其意厚矣第以凉薄誤其往返之勞為媿何言然平昔服其高義未嘗相款今乃得相從半年餘殊深慰幸亦似非偶然也此間事必能具道不復縷布泰發得其遺書知已還會稽千里聞風可以一笑因通問煩為致千萬意續附狀次

吳元中無疾一夕而逝先是妙應師預言其不能過中冬自桂如郴見之勸其屏絶人事專意内觀俟其

如期長往而復還亦一段奇事也妙應欲自此過浙
東詢國佐可知其詳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一　　宋　李綱　撰

書十四

與任世初察院書　與張樞密書別幅

與趙相公書別幅　與張樞密書別幅

與趙相公書別幅　與折仲古承旨書

與吕安老檢正書

與秦相公書九月二十六日

某頓首再拜啓近者人還辱教答所以慰勞甚厚佩服眷意亡以為喻竊聞燕閑不輟文史之樂尤切歎仰夢幻之境無有是處唯内典深談實相真可歸依華嚴法

華楞嚴圓覺維摩諸書皆精微奥博助發信心願乘暇一觀必有所契今人謂佛書退藏排遣之具是大不然建立一切發廣大心必先了此乃能濟物公方涵養終當為蒼生起故敢以是為請昔張方平以善方便勸杜祁公讀楞嚴輙録其事去庶幾亮區區之意也悚息悚息

某悚息再拜區區自抵長樂屏跡郊外一切謝絶人事得以休養疲薾良切自幸第以族大累重僑寓遠方猶

仰徼禄未能掛冠深以素餐為愧耳元直遂去朝廷聞亦欲來居永嘉是否汪相路樞非晚恐到此正如陂池之魚游於淺處無往而不值也坐阻良晤遡風不勝瞻詠

某惶恐某去歲湖湘之行良迫於不獲已葢恐力辭又有偃蹇不受命之誚故欲暫到而亟歸此意公所素亮也既抵本路黽勉百為竭盡愚短粗定一方竟亦何補而横遭口語誣衊益甚如引某參言受辛企宗米事尤

為可駭其參會稽降官之憾向者書中已嘗具道葢以同寓長樂而不通問卜其造朝必須興謗故先事浼聞更有一事可笑某去秋總師過吉州江西漕韓球公然移文州縣不使應副錢糧不得已勾決人吏軍始得食亦具奏矣球緣此種種造謗又嘗為韓世忠下營婦毆擊在某未到吉州數日之前其後言者乃謂激之使然不知有此理否此皆細故不足道如靖康間描畫何所不至當時不敢自辨又無為之辨明者一再拈出即遂

以為實矣聽言莫先於考實不考實則伏讒蒐慝得以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更易有無害治之大者采苓之詩止讒之道也如企宗輩見在降一指揮責軍令使具實以聞即便見有無虛實難於降指揮而易與人黯闇此近世循習而不可曉者相公他日再秉鈞軸願痛革此風即中興不難致其靖康間不幸有伏闕之事建炎初不幸當偽楚之後迨今仇怨滿前非荀睿明照燭其無他豈復有今日哉平時粗曉佛理遇不如意皆作善境

界想遭謗羅讒皆作善知識想年來衰病相仍百念灰冷世故不復置毫髮於胷中俯仰無愧待盡而已辱公照念甚厚故聊復言其梗槩幸恕其喋喋也惶恐惶恐

答錢巽叔侍郎書

某頓首拜啓宫使侍郎閤下去冬承書貺辭意鄭重以先内翰墓銘見委寵示行狀及干照文字一帙且使令姪申伯垂諭再三佩服不鄙外之意無有窮已竊覩自昔瓌偉卓犖之士其名德既足以顯白震耀於一時及

其終也孝子慈孫必求世之能文而言足以取信於天下者俾之譔次事實作為銘詩以昭告後世乃無憾於其心而世之能文者亦願得夫瓌偉卓犖之士而銘之無飾說無愧辭因以自託於不朽二者常相資也昔蔡邕有言吾為天下人作碑銘多矣唯於郭有道無愧色耳韓退之作碑銘不輕許可然猶有諛墓中人之譏以是知其難也伏惟先內翰政事文章獨步當世高明大節聳動遠夷自結主知致位嚴近而讒說困于生前黨

議起于身後此固天下公論之所共惜也大明方升公論獲伸是宜以銘誌付之能文及言足以取信於天下者使之鋪張偉績發揮幽光而乃以屬之于某無乃非其任乎某憂患之餘意氣荒落筆硯蕪廢大懼文辭之不工而言語不足見信于世人然反覆思之辱貺之深而書辭見委甚勤其敢以固陋辭第年來衰病相仍習成懶惰如蒙稍寬其期不勝幸甚伏冀亮察不宣

與潘子賤龍圖書

某頓首拜啓子賤提宫龍圖執事近辱書貺來介不告
而還遂稽修報愧佩無以為喻初寒伏惟台候多福承
見索所著易傳殊荷不鄙僕頃在海無所用心取易讀
之觀象會意恍若有得因以其説著於篇非敢儌古人
訓經以垂世姑備遺忘而已自還中州念欲删改成一
家言日困多故因循未果去年春歸自荆湘寓居長樂
郊外杜門謝客終日蕭然始得稍親筆墨尋繹舊學精
慮深考為翦其繁蕪粗成條理思得卓識博聞之士相

與講習磨礲淬礪證其是而黜其非增益其所未至庶幾不悖聖人作易之㫖常病未有其人今子賤以過人之聰明介然自守不以世之非譽動其心退居閑處甘於枯淡將與外生死忘得喪者游而能恵然同我所好此固僕之所願進其説以求是正也僕曩與襄陵許崧老著春秋集傳書成出示義有未安僕必一一為言之崧老亦多見從朋友道喪久矣振而起之正在我輩崧老既没徽子賤吾何望哉謹以所著易傳内篇上下經

致左右僕自經憂患以來險阻艱難靡不備嘗既不得竭其愚以徇國家之急故自託於空言心力盡於此書願子賤日置几案間暇則試取觀之其有乖戾悖於義理去處悉為簽出略以數字道其所以當復思索以從來誨儻其中立說與今之說易者不同而偶有可取亦告簽出以數字表之使知千慮一得不枉勞心二者幸留意焉傳上下經外又有上下繫說卦雜卦序卦等傳及外篇釋象明變訓辭衍數類占諸書以觧駮易體究

象數義理之歸當續馳上次聖人作易雖推之無所不通然立象盡意必有至當之理吾徒學易因象以求聖人之意正猶法家鋪陳條法以定刑名止於當而已矣苟非其當則以笞杖為徒流其差繆豈不遠哉漢魏以前說易者多宗象數而不求義理故取象亦迂濶而不切自王輔嗣以來一切以義理訓易而不稽象數其失聖人之旨亦多矣僕此書由象數以會義理然亦未敢自以為然顧且勿以示人姑問難往復使無可疑庶幾

可傳於世千萬照亮也建炎初荷上恩虛席以待備位
終兩月餘議論與用事者不合不敢虛負天下之責遽
引身以退曾無毫髮之補至今自愧近奉詔旨俾追省
當時所施行者為時政記以聞衰病遺忘文籍散失纔
得十之一二已奏篇以塞明命矣輙以別本及所建明
并乞罷劄子二十餘首録去恐子賤當時到行朝倉卒
不知本末可以見其梗槩也七八年閒如一夢然追尋
往事第使人感慨耳歲聿云暮未有會晤之期此情可

量切冀為遠業自重謹奉啟不宣

與李泰發端明書

某再拜區區自去夏歸自湖湘間即杜門不出罕見賓客聊以休影息跡近來居者頗衆如汪張二公雖見訪亦循例不入城復謁殊覺省事自旦至夕燒一炷香看一卷經讀數板書打一覺睡或宴坐少頃無非自己分上事以此差覺自適第年運而往初未聞道無朋友漸摩之益茲為恨耳閑居既久坐進此道想所造益深願

有以警誨之也得子賤書頗以為物之意大深為言答以願力正當如此至於觀消息盈虛之理為進退出處之道則又君子之所貴也公意以為何如

其悚息小詩寄呈聊以見意近著數篇同往可發千里一笑也新文無悋録示一二以慰岑寂梁幹時有人來往剡中可以寄詩簡吾輩濶别動十數年各在一方音問豈可復爾斷絶耶

與李泰發端明第二書八月二十二日

其頓首再拜久不聞動静辱手誨如奉言色喜可知也垂諭君子小人進退之理可謂確論然消息盈虚治亂興衰皆有天命行乎其間非特人事而已君子居易以俟之故方寸常坦然而無戚戚之憂此所以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自靖康以來所遭之變皆古所未有豈曰細故其實本於君子小人之混淆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吾儕當益信此心進則盡節退則樂天死而後已餘復何道泰㸦以為如何

某再拜承垂諭潘知録薦章良荷不外泰發之所推許而又子賤之弟其人物不待見而可知固願備一員之數然今歲文字皆以用盡當俟來春首剡奏次幸冀照悉子賤近數通書識度益高使人歎服向當相與合并以釋勞結耶馳仰

某再拜承以日鑄茶宣城筆為貺不勝珍感建茗數品共五十胯茘枝一篭謾將遠意幸恕輕尠也今歲苦旱茘枝難得佳者嘗與全真并汪張唱和謾録呈亦可以

見相處之意頃在沙陽嘗作荔枝賦近又為作後賦同往聊資千里一笑書生習氣不斷未能忘情筆硯間聊以游戲耳新著不鄙示及一二幸甚幸甚

具再拜紙尾所諭殊荷至意長樂邇來居者頗多所恨族大累重不能他適耳汪張皆問相過亦嘗邀其會食但區區自湖湘還即屏居郊外杜門不出雖金真亦不謁鄰近山寺亦不遊聊以休影息跡以故不果到二公之門及追陪其燕集殊覺省事亦頗見亮也荊襄之舉

今所當為第須為善後之策正猶川陜在棋局皆是合着處但恨所以置子者非耳如何鄒德久患然千里見過殊慰岑寂到此已月餘稍凉即歸時官薦之此初不聞豈傳者之妄耶

與呂安老龍圖書 九月二十二日

某再拜承垂諭荆襄事勢并以所上奏檢見示皆中今日事機不知能如所議否大抵江浙川陜各在一隅猶之棋局須於腹心置子乃可相及不然道里懸絶緩

急何以應援腹心要害之地襄漢是也晉宋以來皆為重鎮久合措置今已後時數日前得岳侯書已還師岳鄂不知新復之地以何人守之秪付之數偏裨果足恃否廟堂必自有處山林無由知曲折又迂濶之慮每切自笑而竟不能改步以與世合亦不鮮事之一端也因來誨輒謾及之

朞悚息承需車船式樣今納去傳畢卻告示下戰車圖樣偶尋未見後便當馳上次來諭恐車船重大不可用

是不然此乃嗣曹王皐所製見於本傳非鼎人所能為也頃嘗試之運動輕駛施於大江重湖以破長風巨浪乃其所宜要須教閱習熟乃可用今有小船輕檝而付之不能操舟之人雖尋常之瀆其覆舟必矣況以巨艦出没江湖間哉前日瞿呉之䖍正以此故非舟之罪也然此船正可為水軍之家計每一船須以海鰍之類數十隻副之正猶鹿角輕車之副武剛乃可以戰幸詳思之鼎再拜

見奏檢以楊么厠金人僞齊之末何至是耶前此朝廷以曹成馬友輩擁衆各十數萬擾湖湘間殊不以此賊為意其到湖南始具事實及榜檄不遜之語列上既已招捕群盜方措置間而宣司罷其後得旨節制湖北進討即治戰艦水軍散出榜文厚賞以致其頭首十數人餘悉許其自歸及自相殺併間其黨與頗有擕散之意未幾罷去專遣使而有速成功之心故有前日之衂賊勢益張大抵此曹據重湖之險其徒皆舟人漁子便於

操舟非官軍之利速進則無功久屯則師老而財匱惟擇帥而任之用趙充國取先零術此必勝之策也因來諭輒及之未知然否具承惠茅朮甚濟所乏感戢感戢建茶數品謾以將意殊愧不多也年來衰病尤仰藥石以自扶持山林宴坐終日蕭然無一事所乏者朋友過從之益耳適得數孫亦足自慰但得如公輩數人坐鎮疆場廟堂能用其言吾復何慮耶聊發千里一笑某再拜

胡德輝文行識操於今少見其比以禮羅致猶懼其不至公所簡使就權攝宜乎不來也其家貧甚不仰禄之言恐非真實卯酒方醒來使督書草草布叙幸恕察

與張德遠樞密書別幅

昨日見報朝廷已往常程親征之議當已決矣區區憂憤不能自已輒陳三策以獻謹録副本拜呈擣虛最為上策以弱為強可收奇功鈞意以為如何中策可以禦寇出於下策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惟公忠義貫日月自

任以天下之重愚者之慮儻有所合願入侍帷幄力賜開陳庶幾有補萬一莫大之幸某衰病屏迹山林豈復敢與世故願朝廷安則山林之間亦安畢精竭慮盡其拳拳之誠而已恃眷照之厚當亮此意也惶恐惶恐

與趙相公别幅

比見邸報偽齊挾金騎侵擾淮甸車駕決策親征諸將用命捷音屢至此皆相公以宗社生靈為心自任以天下之重扶危持顛有回天之力雖萊公澶淵之績何以

加此更冀益收群策茂建大勲再造王室以副蒼生之望天下幸甚

某初聞降詔有親總六師以臨大江之語當具奏陳三策以獻乞降付中書必已塵浼聽覽今再具劄子條陳十事并以奏狀副本拜呈敢望鈞慈特賜詳察其間有可裨廟筭之萬一幸望採録施行不勝幸甚朝廷自渡江以臨吳越今六年矣平居閑暇之時玩歲愒日未嘗圖慮所以為立國之策相公爰立未數日間適有警急

之報乃當艱難莫大之任屏去近年退避之説奮然進討蹈危求安真古社稷之臣所自任也更望於事平之後博采衆言以定保有東南恢復中原之至計某雖迂陋敢不竭盡愚慮繼此願有獻焉幸望恕察

某自靖康以來數經憂患非他人之比加以衰病相仍已爲明時之廢人但屏迹山林採薇散髮以終餘年豈敢復與世故今者朝廷艱棘不能緘默輒復進其芻蕘之言葢以朝廷安則山林安利害休戚實與國同之故

敢冒昧自竭庶幾涓埃之補區區此情必蒙鈞照不勝

悚息之至

與向伯恭龍圖書

某再拜啓北報警急朝廷悟前日退避之非決策親臨誠為得計不然雖此數月之間何以支梧玩歲愒日於閑暇之時宜乎於倉卒擾攘之際不免有遑遽震恐之患也方事之初懷不能已嘗具三策以獻誤蒙奬詔又嘗以十事呈當軸者迂踈之論亦復何補姑致其拳拳

之意而已已録致蕭懋德處可試取一觀不必他示為幸相持既久諸大将未聞有渡江者正如治病既能脉又須善用藥以驅逐邪氣使不留皮膚間乃可漸就全養坐待其去恐無此理萬一淮南有所占據不知何以為善後之策世事方棘每一思之通夕不寐公雖居憂乃心王室想同此懷也何當面道所欲言者臨書增情屬苦臂痛不及親書切冀加察

與任世初察院書

其頓首啓世初察院執事久踈修問良切馳仰近黃親自行在囬方知去春嘗辱教答付急足來途中竄去書遂浮沉所幸渠嘗竊啟緘錄得因以見示讀之聳然如奉談笑感慰無喻春寒不審動靜何似伏惟履茲新元尊候多福淮甸警急朝廷悟前日措置之非決策親臨士氣頗振比聞賊馬已遂遁去雖未能奮擊殲其醜類然亦足少挫其氣使不敢南渡回思前日退避其平居玩歲愒日不為自彊之計良可惜也方事之初嘗具三

策以獻誤蒙奬諭數日前又承詔旨令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來上已具奏聞深愧志慮淺短無以副
下問之意辭多未果録去今録前所上三策并詔書謝表等至左右幸一觀也去秋有旨令追省建炎初事迹修時政記已奏御矣今并劄子録同往恐世初昨到南都倉卒不知其詳觀此可以見其梗槩也得勿示非其人為幸追思十年如一夢間徒使人感慨爾來諭中興之說可謂盡善安得如公輩行其說於朝廷使致恢復

之績衰病者得安山林間何幸如之無縁面談但有悁
跂建茶數品沉香少許謾送書室清坐之資幸檢至向
暄千萬自重門中均慶謹上狀不宣

與張樞密書別幅

伏審光膺帝制復冠樞廷本兵得人廟社增重樞密少
保勲德之懋自結主知方黄閣之虚席宜正揆路以穆
天綍光輔中興之運佇聽告廷之命以慰具瞻區區不
勝詠頌之至

僞齊挾金人之勢侵擾淮壖六飛親臨將士增氣想日來當已有渡江者敵氣震讋行當宵遁更望益壯遠略以成大勲使中興之期指日可俟天下幸甚

與趙相公書别幅

近年以來多以和議退避爲得計國勢日蹙士氣不振職此之由相公當軸於倉卒擾攘之際慨然自任以天下之重遂改前轍殆天意悔禍國家中微之運將復光大不然何以天時人事符合若此歎服之深喜而不寐

然賊退之後正須種種料理以為防守攻討之策願言
益懋遠圖早遂恢復土疆大庇烝黎某雖衰病尚覬拭
目以覩中興之盛莫大之幸也伏望鈞察

某昨者不揆輒以三策仰干宸聰方虞妄發之譴迺蒙
優詔褒諭旨自推奬之賜區區愧荷無以為喻姑此叙
謝萬一

某伏被詔書令條具邊防利害來上已遵稟聖訓具狀
奏聞主上求治之切詢及踈遠而某以淺短無以副下

問之意第深惶懼然日夜念此至熟畢情竭慮以上此
奏庶幾千慮一得或有以裨補聖聰萬一非獨某之幸
也今録副本拜呈狂瞽之言或傷切直亦望開廣容恕
不勝幸甚伏冀鈞察

與張樞密書別幅

竊聞淮甸賊馬已遂退遁此皆廟謨克壯措置得宜之
所致中外共慶然賊退之後須痛自料理以為善後之
策敢望益茂遠猷光輔聖世早致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山林衰病之人猶覩及見之也
其近被詔旨令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來上已
具狀奏聞訖主上勵精圖治之切深愧荒踈不足以副
下問之意然日夜念此至熟畢情竭愚展盡底緼以上
此奏亦思慮之極也庶幾千慮一得或有涓埃之補非
特其之幸也今録副本拜呈狂瞽之言或傷切直亦望
開廣容恕不勝幸甚伏望鈞察
近見朝廷以賊馬既退權免起發海舟水夫等州縣甚

以為幸然打造舟船猶未降指揮所造船七百隻每隻官破錢二千貫計一百四十萬緡六分度牒四分經制等錢私下貼賠又不在此數也此方前次已出度牒錢一百二十萬緡今次尤覺難出而又經制等錢並已起發未必有之正當農務之時民力凋弊州縣極以為憂兼海船制度與江湖不同江上難以使用如止欲防備海道則似此數太多又官中造船決不如民間私家打造之精緻海上風濤使用未必可以長久幸與廟堂諸

公熟計之如且令打造一二百隻候將來見得可使續

降指揮亦未晚也惟公為國為民之意良切故敢出位

冒獻此言僭易之罪幸冀鈞察

與趙相公書別幅

伏審光膺帝制進陟元台成命既頒中外胥悅恭惟

慶相公道學稽古勲業格天光輔英主以致中興師表

百僚以熙庶績爵位崇寵禮實宜之某屏跡山林幸託

庥庇其為欣抃實倍常情

伏見朝廷於冦退之後修舉政事召用人材皆有先後之叙多合天下之心竊慶中興之有期也然區區愚見以謂當今急務在料理淮南非遣三大將統重兵於江北則淮南未易料理謂宜早降指揮移軍淮南令先遣將佐謀議官前去措畫候稍就緒日渡江庶幾可以乘時料理藩籬之計若必俟秋冬恐或緩不及事此邊防大計更望鈞慮有以裁處相公樂取諸人以為善聲滿天下故敢妄進此說僭易之罪幸冀鈞察

去歲被旨追省建炎初時政已修纂成上下兩卷初冬遣人齎詣行在適有指揮罷常程有司退還不肯收接今再遣人投進輒以副本二冊并當時建明丐罷劄子二十餘首録成一冊仰塵鈞聽伏望機政之暇特賜觀覽亦可以見當時備員措意之梗概也浼瀆悚息之至

與折仲古承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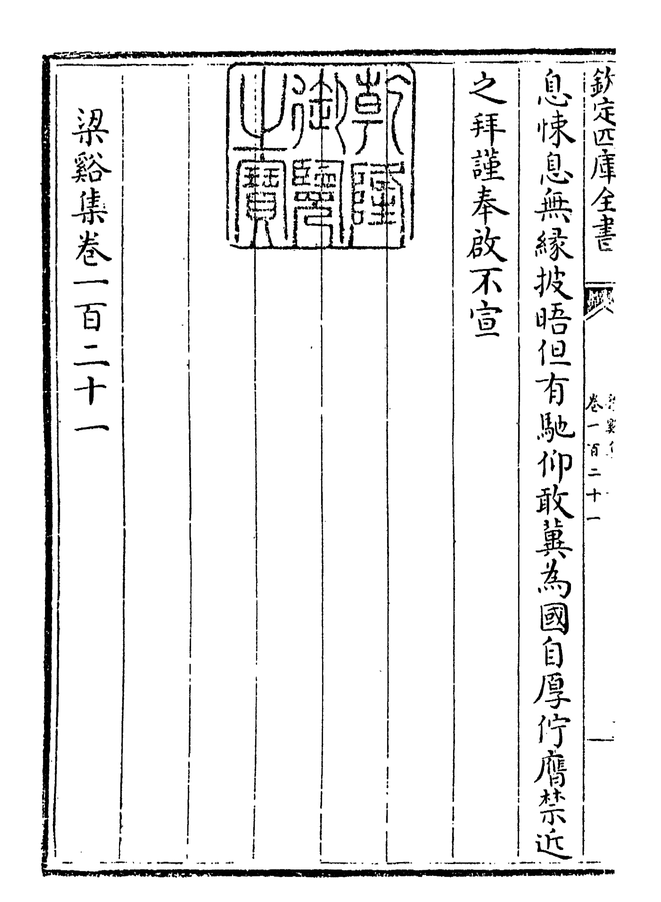
某悚息再啟去冬狂寇侵擾淮甸聲勢甚大所幸六飛親臨江上將士奮厲敵氣沮索遂以宵遁此皆元台贊

襄之力何愧萊公然敵退之後政須痛自料理以為善後之策仲古既在朝廷又居上幕願言展盡底緼以濟事功中興之期不難致矣當今急務未易一一縷數惟公與誠迺克有濟幸深思愚言恃愛及此悚息悚息

與呂安老檢正書

某頓首啟安老檢正龍圖台席正月間人還上狀計已塵涴見報新除殊慰士論得脫軍旅調度之煩想尤慰雅懷也春氣清和比來為況何如伏惟台候多福寇退

之後殊未聞料理淮南豈遂以為閒田邪三大將既後置司江南則是盡仍舊貫止為保江之計前日措置特出於倉卒若欲為善後之策恐非屯重兵於淮南以為藩籬未見其可愚意竊料之將來偽齊或再挾彊敵南牧必懲前日之無功變動其術而吾膠柱應之可乎安老深被上知又與二相無間胡不力以此為言今雖逆耳後必有驗吾輩為人謀事政當長慮却顧為久遠之計若趣利目前不展盡底蘊何補於事辱照輒及此悚



息悚息無緣披晤但有馳仰敢冀為國自厚佇膺禁近

之拜謹奉啟不宣

梁谿集卷一百二十一